

二阶堂黎人

恐怖的人狼城

人狼的魅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JINROUJOUNOKYOFU TANTEIHEN

© Reito Nikaido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恐怖的人狼城 人狼的魅惑 / (日) 二阶堂黎人著; 周若珍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133-0643-0

I. ①恐… II. ①二…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B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01976号



恐怖的人狼城 人狼的魅惑

(日) 二阶堂黎人 著; 周若珍 译

策划统筹: 褚 盟

责任编辑: 王 萌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李 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86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一版 2012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643-0

定 价: 33.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人物介绍】

（是敌？是友？）

冥福尼	年龄不详	东洋耶稣会修女
弗兰茨·里宾特洛甫伯爵	年龄不详	“费斯特制药”的最大股东
帕尔·雷姆	年龄不详	身份不详
罗赛·巴尔德	25岁	罗兰德·凯尔肯律师的未婚妻

（援助者）

九段晃一	38岁	《多摩日报》记者
阿尔弗雷德·卡尔·休贝尔	69岁	德裔犹太人
朱鹭泽康男	53岁	一桥大学教授
贝山公成	53岁	紫烟咖啡店店长
筱原信士	42岁	驻欧摄影记者
生岛贤吾	52岁	日本驻法国大使馆副参赞
格雷格·鲁登道夫	58岁	波恩警察局谋杀调查组主任警官
唐尼·马斯科尔	44岁	法国文化部官员
约翰·罗什福尔	57岁	法国外交部高官
乔吉姆·席拉赫	68岁	舒马赫精神病院院长
法比奥·杜兰	60岁	阿尔萨斯独立沙龙理事长
路易·维尼翁	68岁	斯特拉斯堡警察局局长
西蒙·贝鲁纳尔	75岁	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
路易·赫克托尔	30岁	贝鲁纳尔教授的助手

（名侦探）

二阶堂兰子	21岁	主角
-------	-----	----

（叙述者）

二阶堂黎人	21岁	我
-------	-----	---



图一 德法边境图

回想

2

旅行者

现实

18

第一章 崭新的事件

39

第二章 意想不到的援助者

57

第三章 预兆与疑惑

76

第四章 遥望古城

96

第五章 断头台之国

115

第六章 巴黎之夜

136

第七章 精神病院内

153

第八章 变身为狼的男人

172

第九章 德国境内的搜查

192

第十章 占卜师的家

213

第十一章 某位历史学家的遗产

231

第十二章 被遗弃的男人

247

第十三章 犯罪的容貌

271

第十四章 踏入阿尔萨斯

290

第十五章 怪异的影子

回想

一个不可思议的谣言，在这些人的口耳相传下渐渐传开。

——阿瑟·莫里森《绿钻石》

旅行者

1

蓬帕杜公爵夫人年幼时，曾有一位名叫露本的女占卜师预言她将会成为未来法国国王的爱妾，而这个预言果然成真了。

她是富商弗朗索瓦·普瓦松的女儿，长得很像她美丽的母亲。从小就可爱过人的蓬帕杜，据说还有个绰号叫“小王妃”。她对那名占卜师的预言深信不疑，一直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得到国王的宠爱。她的愿望之所以能够达成，除了美貌与知性外，她那庞大的野心更是功不可没。只要想到这一切都是为了成为国王的爱妾而做的准备，她所接受的教育、培养及训练，就根本谈不上辛苦。

因此，年纪轻轻就成为埃帝奥尔夫人的她，靠着端庄优雅的笑容、引以为傲的丰满胸部，以及白嫩的双手赢得了国王的宠爱——对她而言，宠爱只是应得的。十年后，如今的蓬帕杜公爵夫人已站在法国的时尚之巅。她的影响力巨大，发型、服装、佩饰、生活形态、艺术偏好等等，全部位

于流行的最前线。她的举手投足，就像国王每天早上的心情一样，总是人们最关心的事情。若说她才是法国实际上的王妃，也不会引起任何异议。

不久前，在蓬帕杜公爵夫人奢华豪美的沙龙里，话题都只围绕着一位神秘的人物打转。当代最具权势的蓬帕杜夫人所拥有的沙龙，总有许多贵族、贵妇及艺术家们争相造访，营造出一种华丽的社交气氛。然而，这名大放异彩的男子却是当中最引人注目的。

他自称圣-日尔曼伯爵，不过没人相信那是他的真名。人们不但怀疑他的爵位，连他自称冒险家的出身，大家也没当真。几乎所有的男宾都认为他不是欺诈师，就是骗子。

但是，女宾们却不这么认为。日尔曼伯爵是个美男子，昂贵的服装搭配修长的体形，看起来令人十分赏心悦目。他举止儒雅，气质高尚，礼节周到，话题丰富。单身的年轻女性们还曾双颊泛红地聚在一起，讨论他的眼眸是蓝色还是绿色呢。

另外，日尔曼伯爵也同时具备挑起女性虚荣心的手腕和赢得她们爱慕的技巧。此外，他更拥有许多让女宾们为之着迷的、如星辰般闪闪发亮、绚丽至极的宝石。

“我会一点点魔术哦，夫人。”日尔曼伯爵朝着一位正热情地望着他的贵妇人说，他的笑容确实拥有一种能融化人心并将对方吸引过来的魔力。“其实，这些宝石是我用魔术做出来的。它们只不过是炼金术产生的一些附属品，由于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宝石，所以价值可能不高。不过这些石头却能散发出比天然宝石更耀眼、更绚烂、更具有魅力的光芒，那就是当它佩戴在您身上的时候，夫人。”

某天，日尔曼伯爵从怀里拿出一个皮革袋子，放在桌上将其打开。于是，一颗颗形状、颜色、大小都不相同的宝石从袋子里滚了出来。在场的女宾们瞬间异口同声地发出惊叹声。

“哇！好漂亮的宝石！”

宝石的光芒反射在盯着它们不放、仿佛想把它们通通吞下去的女宾们的脸上，将她们的脸颊照耀成珍珠色。她们的眼睛闪闪发光，就像一群饥饿的野狼，用礼服刻意挤出的丰满胸部，也因为强烈的欲望而激烈地上下

起伏。

“最适合佩戴这个的女性……恕我冒犯，可以让我亲自献给您吗？”日尔曼伯爵随便拿起一颗宝石，慎重地献给一位离他最近、贪欲最强的淑女。这件意外的礼物令她感觉恍惚。就在她浑然忘我之时，日尔曼伯爵已执起她的纤纤玉手，在她的手背上留下一吻，然后顺势将她带往一个隐蔽的房间。

正因如此，有关他的八卦甚嚣尘上。不止是蓬帕杜公爵夫人的沙龙，就连在凡尔赛宫或其他贵妇的沙龙里，日尔曼伯爵也已经成为了人们每天必定谈及的对象。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意这名潇洒又帅气的男子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融入巴黎社交界的了。起初，他只是某人无意间提及的小小话题，却快速地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最后，几乎没有人再对这个男子嗤之以鼻。对那些将“无聊”视为大忌的上流女士们而言，就连日尔曼伯爵此刻身在何处都是大事一桩。她们的注意力全都放在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拥有多少财产、他究竟在这里做什么，特别是他想要谁当他的情人之类的话题上了。

然而，即便所有的人都在注意这个男子，却没有半个人知道他的真面目。这一点更令大家觉得他既神秘又具有魅力。

人们只知道日尔曼伯爵非常博闻多识，连哲学家伏尔泰^①在与他交谈后，也不禁自叹弗如。“那个人真的什么事都知道呢！”

日尔曼伯爵学识渊博，广泛涉猎各种不同的领域。除了法语之外，他还精通英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希伯来语及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此外，他还能够轻松表演将掌心的铜币瞬间变成银币或金币之类的魔术，当做余兴节目。

人们猜测，他可能拥有一切魔法与知识来源的“贤者之石”。本来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骗子或间谍，但后来他渐渐被神化，甚至有人怀疑他可能是“共济会”或“秘密神殿”这类神秘组织的首领。

日尔曼伯爵总是带着一名样貌丑陋的独眼老仆，神出鬼没地在各地现

^① 伏尔泰 (Voltaire, 1694-1778), 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 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

身。凡尔赛宫、离宫、热情洋溢的贵妇沙龙、歌剧院、巴黎市公所的大型舞会、郊外森林里的狩猎场、寺院、隐秘又煽情的妇人起居室……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总会悄悄地出现，展现他独具魅力的笑容。

他那神秘的背景与行动当然也传进了国王路易十五的耳朵里。某天深夜，国王穿过城内的秘密通道与阶梯，向爱妾蓬帕杜公爵夫人求欢。在一番云雨过后，国王问蓬帕杜夫人对这位话题人物的看法。

“圣-日尔曼伯爵老是说自己只是一名单纯的冒险家、旅行者，可是我也听人说过，他其实是个邪恶的魔术师。到底哪个说法才是对的？”

衣衫不整的蓬帕杜公爵夫人依偎在裸身的路易十五的胸前，喃喃地说：“陛下，那个人是骗子！他只是虚有其表而已，根本就是个欺诈师。他到处给大家看的宝石几乎都是假的——也许里面可能有一两颗稀有的红宝石或钻石，可那些也只不过是诱饵。他把假宝石分送给许多女性，其实是为了营造出他是阔气的大财主的假象。”

“听说他家财万贯——蓬帕杜公爵夫人，依你看来，是我比较有钱，还是他比较有钱？”身材修长的路易十五抬起头，注视着蓬帕杜公爵夫人深灰色的眼眸，轻抚着她栗色的秀发，心想：这女人被一头柔软秀发包围着的脸庞，依旧艳丽如昔。

“当然是陛下您！”她从喉咙深处发出声音笑道，“这世上怎么可能有人比陛下更有钱、更有权力呢？”

路易十五对这个答案相当满意。“女士，你还知道其他关于那个人的传闻吗？我听说他好像是什么秘密结社——共济会的成员呢！”

“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那个人向来爱吹牛！”蓬帕杜公爵夫人有点生气地说。

“怎么说？”

“因为那个人说他在耶稣出生之前就已经在世了。他说自己和罗马军的彼拉多很熟，所以耶稣被处死时，自己还在旁边的高处观看呢！另外，他表示自己曾见过示巴^①女王，也曾在参加十字军东征时，和英国的狮心

^① 示巴是《旧约·圣经》和《古兰经》中提到过的古代国家，其具体位置可能在现今的厄立特里亚沿岸或也门南部境内。

王结为好友，而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五世曾任命他为大臣。他甚至还说自己听过亚历山大大帝进入巴比伦城时所演奏的凯旋曲，还曾用翼琴演奏那首曲子给大家听。”

“那个人还真是有趣！”路易十五摇晃着他那随着年龄增长而下垂的肚子笑道。但蓬帕杜公爵夫人却语带责备地说：“哪里有趣？在我听来，这些全都是胡扯。最可恶的是，他竟然说法王弗朗索瓦一世曾招待他到宫里聊天！”

“什么？在我之前，他就已经被法王召见过了？”路易十五亢奋地提高音量。

“是啊。对了，前几天，日尔曼伯爵去看戏时，遇到被仆人搀扶着的杰尔吉伯爵夫人。听说他这样对她说：‘您以大使夫人身份前往维也纳时，我曾见过您，不晓得您还记不记得？’陛下，您知道杰尔吉伯爵夫人是何时去维也纳的吗？”

“我当然知道啊。离现在应该有五十年了吧？”

“没错。”

“那杰尔吉伯爵夫人怎么回答的呢？”

“杰尔吉伯爵夫人因为老花眼的关系，所以很仔细地端详了日尔曼伯爵一阵子。一开始她好像还搞不清楚，后来不知为什么，她竟然如少女一般，突然脸红起来！”

“这还真有趣。那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居然也有少女时代呀！”

“可是，对象也不可能是日尔曼伯爵啊！他们的年龄未免也差太多了！”

“我再问你一次，杰尔吉伯爵夫人到底怎么回答的？”

“她用颤抖的手指抚摸着日尔曼伯爵的脸，说他的容貌和那时简直一模一样……”

“如果杰尔吉伯爵夫人没记错，这个回答还蛮符合道理的呢！不过啊……全巴黎的人都知道那个老太婆已经老眼昏花了。”

“日尔曼伯爵的仆人八成也是个笨蛋！”蓬帕杜公爵夫人情绪激动地说。

“为什么？”

“日尔曼伯爵说他和罗马皇帝尼禄很要好。他向大家忏悔，因为他的怂恿，尼禄才会迫害传播基督教的保罗。红衣主教罗恩听了非常生气，便去质问伯爵的仆人这是不是真的，结果他的仆人竟然说：‘我只侍奉了主人五百年，所以不清楚之前的事。’”

路易十五轻轻地笑了笑。“这么说来，当时服侍日尔曼伯爵的是前任仆人？原来如此。跟主人比起来，这个仆人也真是洒脱啊！”

“陛下！”蓬帕杜公爵夫人皱起她那清秀的眉头。

“我有件事想问你，如果日尔曼伯爵说的是真的，那么他为什么能够长生不老？他的寿命远远超过一般人，不是吗？”路易十五的表情变得稍微严肃了些。

“他宣称自己拥有不老不死之身，好像是说有什么灵丹妙药……”

“灵丹妙药？”

“听说他每天都会喝一种叫做‘ELIXIR’的药水，所以才能保持年轻。”

“ELIXIR……”路易十五露出怀疑的表情，“我也喝过类似的东西，可是根本就没有用。”

蓬帕杜公爵夫人点点头。“我也觉得他是骗人的。”事实上，一心想要确保国王恩宠、求得青春永驻的她也曾喝过许多所谓的灵药。“我告诉日尔曼伯爵，如果真有那么棒的灵丹妙药，那么这世界上有资格服用的人只有一位，就是陛下您。我请他务必要把那药水献给陛下。”

“不、不。我不需要那种奇怪的药。”路易十五用力地挥着手，“不过，你这样说了之后，日尔曼伯爵的反应是什么？”

“他是这么回答的：‘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把药水分给陛下，一定会被怀疑是在对陛下下毒，或是因御医们的憎恨，而落得凄惨的下场吧！’”

路易十五将双手交叉在胸前，强忍着心中的失落感，然后点点头。“他的考量也不无道理。看来日尔曼伯爵的头脑还挺好的，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轻易讨我欢心。”

“就是说呀。”

“他还有其他旧识吗？”

蓬帕杜公爵夫人掀起她的樱桃小口。“对了，听说他还见过圣女贞德，大家听到之后全都哑口无言了。”

“为什么呢？听起来很有趣呀！”

圣女贞德是十四世纪中叶，法国王室与英国王室展开百年战争时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女性。特别是在奥尔良战役时，她起到了鼓舞士气的重要作用，使法军得以顺利击败英军。

“他说，圣女贞德所听到的神启，其实是他说的！”

“什么意思？”

“他说，当时他是抱着恶作剧的心态，偷偷潜进她的房里，然后小声地在她耳边说：‘站起来，拯救法国吧！’”

路易十五不禁笑出声来。“原来在三百年前，是他从英国手中拯救了法国！这么说来，我可要好好向他道谢才行！”

“哪有这种事。”

“对了，这么说来，他应该也认识吉斯·德·莱斯将军吧？就是那位追随圣女贞德，在战场上功勋卓著的法国大将军啊。”

蓬帕杜公爵夫人耸了耸她那有如玻璃制品般纤细而华丽的肩膀。“您是说那个像恶魔一样亵渎神明、残害无数少年的同性恋者？”

“日尔曼伯爵是这么形容的吗？”路易十五兴致勃勃地问。

敏感的蓬帕杜公爵夫人脸色发青。“陛下贤明，您说得一点都没错。日尔曼伯爵和莱斯将军的确私交不错，说他们是至交也不为过，他甚至以此为傲，动不动就向大家炫耀呢。”

“原来如此。”路易十五心满意足地点点头，“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亲耳听听那些故事，一定非常有趣。老实说，蓬帕杜公爵夫人，我一直以来都对莱斯将军的事很感兴趣。”

蓬帕杜公爵夫人嫌恶地摇摇头，像一只小兔子似的缩在路易十五的怀里颤抖。“陛下如此尊贵之身，怎么可以听那种东西呢？那实在是太残酷了，听完之后，包括贡托夫人在内，有好几位贵妇都昏倒了！”

但是路易十五轻轻地笑了笑，完全不把她的担忧当回事。“贡托夫人不是连一只黑猫走过椅子底下都会昏倒吗？好吧。总之还是谢谢你了，蓬

帕杜公爵夫人。莱斯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得很。他是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精神变得异常，最后终于发疯并走向毁灭的人。”他眼里露出锐利的光芒，“但他年轻的时候可是法国数一数二的财主。不过，百年战争结束后，他便丧失了生存的价值，一直堕落，还把财产全都挥霍一空。破产之后，穷困潦倒的他，突然迷上了传说中可以制造黄金的炼金术，随后又在一些邪恶魔术师的煽动下开始崇拜恶魔，晚年更以他那座位于马什库勒的城堡为据点，开始狩猎附近的孩童，残忍地夺走他们的性命。听说他的城堡里遍地都是惨遭虐杀的腐烂童尸，有的被切开，有的则被剁碎。日尔曼伯爵说的大概就是这些吧？”

“是……是的。”蓬帕杜公爵夫人点点头，怯懦地回答道，“听说当时在将军的城堡里，牺牲者凄厉的哀号一直不绝于耳。还有，当士兵进入城堡，准备逮捕将军时，看到孩子们的尸体已堆积如山，到处充满腐臭的味道。”

“那里就是蒂福日城吧！听说那座城的墙壁和地面沾满被害者的血迹，那些暗红色的污渍直到现在都还洗不掉呢！”

“什么？好恐怖啊！”蓬帕杜公爵夫人不禁失声尖叫。

“残杀可爱的孩子根本就是恶魔的行径，怎么可能出自人类之手呢？”

“像莱斯将军这么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为何会堕落到此呢？”

“我也不知道。人心就像迷宫一样复杂。他之所以选择犯罪这条路，或许也有他的理由吧。”

“但是……”

“俗话说‘物以类聚’，大概也只有像日尔曼伯爵那种怪人，才懂得莱斯将军的心思吧……”路易十五坐起，将手抱在胸前，仿佛在思考些什么，而蓬帕杜公爵夫人则侧着身，静静地等待国王再度开口。“日尔曼伯爵也会预知未来吗？”

“我听过类似的传闻。不过他只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预言，比如说什么像龙一样大、又会吐烟又会喷火的船，可能会称霸海上之类的……我想应该不太可信吧！”蓬帕杜公爵夫人并没有提起日尔曼伯爵曾预言帝国政权将会灭亡的事。

“预言家倒是挺有用的。”路易十五望向远方，喃喃自语，“总之，日尔曼伯爵既可怕又博学多闻，那种头脑聪明的人就算再怎么怪，再怎么不可信，也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的。”

“陛下？”

蓬帕杜公爵夫人担心地凝视着国王，而国王则对她笑了笑。“不必担心，蓬帕杜公爵夫人，我自有想法。我想，我这几天就会召见日尔曼伯爵，然后拜托他帮我做一件事。这可是机密，就连我的部下都不能随便指派呢！像日尔曼伯爵那样怪异、像是骗子的人，反而比较不会惹人怀疑。嗯，这个人一定能替我顺利完成任务……”

不久，日尔曼伯爵的身影便经常进出路易十五的尚博尔宫城堡^①，这让许多贵族感到十分惊讶。于是各种谣言随之诞生，像是日尔曼伯爵用炼金术为法王路易十五制造黄金，或是利用魔法保护国王免遭敌人攻击，抑或是正以军师的身份替下一次的战争做准备等等。然而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像刚开始出现时一样，忽然从巴黎消失了。

人们很快便将他遗忘，转而寻找新的事物了。偶尔在饭席间，有人会想起他的名字，不过却再也引不起任何话题。因此，也再没有人将他和法王路易十五联想在一起了。

2

一个高挑的男人手持插着一根蜡烛的烛台，缓缓步下阴暗狭窄的石阶。渗入地面的雨水使得石阶潮湿不堪，冰冷的空气中只有他尖锐的脚步声环绕。

那是一条通往地下监牢的石阶，空气里飘着霉味，石头间长满青苔，老鼠、蜗牛和蜈蚣在地面上爬行。男人走下石阶后，映入眼帘的是四间并排的小房间，他停下脚步，侧耳倾听。但四周一片寂静，听不到任何声音。

^① 尚博尔宫城堡位于法国中部的卢瓦尔河谷，在弗朗索瓦一世推动下兴建，于一九八一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男人衣着华美，气质高贵。他留着一头长长的金发，眼睛的颜色因为烛光的关系，有时看起来是绿色，有时又像蓝黑色。男人再度迈开脚步，朝最里面的房间走去。途中，有一些使用过的旧刷子靠在墙边。

男人停在一扇以铁片等金属加固的木门前，从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把生锈的钥匙，插入钥匙孔。一阵沉重的声响传来，锁开了。男人握住铁把，将门打开。门上的铰链嘎嘎作响，房内飘出一股污臭味和血腥味。

“吉尔斯·德·莱斯。”男人对着房内小声说。

“是谁？”在一阵短暂的寂静之后，有人做出了回应。那声音简直像是蔓延在房间里的黑暗所发出来的，沙哑、低沉、无力。

男人将蜡烛稍微举高一点，踏进了房门。“是我。”

房间里的木制平台上发出布料摩擦的细微声响。蜡烛所散发出的摇曳火光，像舔舐黑暗一般微微照亮低矮的天花板。房间里一扇窗户也没有，空气相当混浊，湿气很重。可能是因为躺在平台上的关系，老人费劲地起身，将身体转向正面，然后缓缓把脚放到地上。

“是谁？”老人举起右手挡在脸前，蜡烛的光线使他不由得眯起了眼。老人非常邋遢，全身像是涂了一层泥巴似的肮脏至极。他的头发不但很长，而且散乱无比，满是皱纹的脸比幽灵还要惨白，眼睛因充血而泛红，皮肤上布满斑点和污垢。他的衣服破烂不堪，不知是擦伤还是指甲断裂的关系，手上全是血。老人的身体不断地散发出恶臭。

“吉尔斯·德·莱斯。是我。”男人走到老人面前，低头看着他。

老人有点惊讶地抬起头，借着蜡烛的火光，紧紧地盯着这个男人。老人干裂的嘴唇微微颤抖着：“是你……你都没变呢！跟那个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是吗？”男人用一种戏谑的语气反问。

“你、你是怎么……进来的？”

“用钱啊。”男人一脸轻松的表情说道，“贿赂守卫就可以了。”

“你、你来做什么？”老人以愤怒的语气质问他。

“听说明天就是你的行刑日了，将军？”男人用一种冷漠的态度问。

“我……早就不是将军了。我只是个可怜的老人。”老人机械般地回

答道。

然而男人却毫不在乎。“我去了你的蒂福日城一趟。那里真是可怕，就像被强盗搜刮过一样。士兵们虽然已经把孩子们的尸体清理走了，不过城里还是充满腐臭味。流到地上、喷到墙上的血迹还在，让人仍感觉到身临其境的恐怖。将军，我记得就连贞德击溃包围奥尔良的英军时，也没有那么凄惨吧……”

“圣女贞德……”老人缓慢地眨了眨眼，歪斜的眼眶中泛起点点泪光，“可怜的女孩……”

“吉斯·德·莱斯，”男人收起原本的和蔼，冷酷地说，“你应该感谢我。一听到你被逮捕，我立刻从葡萄牙赶回来，然后到你的城里巡视。我找到‘那个’之后，便帮你处理掉了。虽然我认为那些愚蠢的士兵应该也不会发现，但我还是得亲自确认过才放心。最麻烦的其实是那些祭司，要是他们也找到‘那个’，又发现‘那个’所代表的意义，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事了。”

老人并没有回答。他双手抱着头，垂靠在膝上。

“吉斯·德·莱斯，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为什么要那样对待孩子们？”

老人久久无法回答男人提出的尖锐问题，但男人耐心地等待着。蜡烛的火焰随着门缝中吹进来的风晃动着。

过了一会儿，老人的肩头开始微微颤抖，接着从腹部发出低沉的笑声。他抬起头，脸上带着疯狂的表情。

“你问我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那还用说吗？说起来，那也是你在很久以前教我的。我只是又想起来，然后照着你的话做而已！结果竟然变成这样！我被捕了！我被审判了！我的名誉不但被剥夺，还被烙上恶魔的印记！你懂吗？我就要被处刑了！明天就要被处刑了！我这个悲惨的老人，明天就要送命了！”

男人再度露出戏谑的眼神，对老人的讽刺嗤之以鼻。“哼，你说的这是什么话？那根本就是自作自受。你仔细回想自己仗着权势所做的恶行，然后到地狱去慢慢忏悔吧！这就是你的报应！”